

# 蕪春縣志

資料選編



1986

2

蕪春縣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編

# 蕪春县志资料选编

## 第 二 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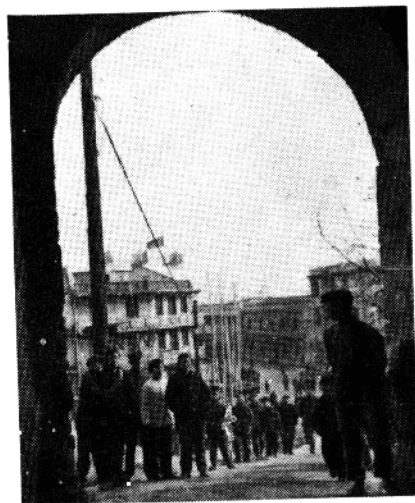
蕪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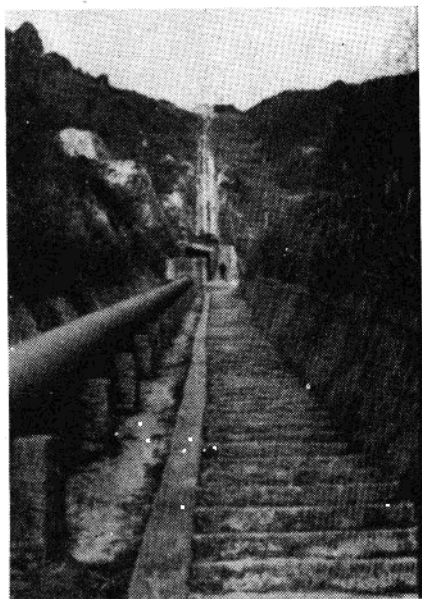
## 蕪州城古建筑

↓ 玄妙观。李时珍  
在此行医之处。

→ 蕪州城北门洞



## 太平寨避暑胜地



← 太平寨水电站



太平寨  
水库中的避暑亭



勃春县志资料选编

编 辑 岳 军 范义俊

顾常德 陈 襄

责任编辑 陈绍仪

# 目 录

## 人 物 传 记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詹大悲先生事略..... | 董必武 ( 1 )         |
| 詹大悲.....     | 徐玉珍 ( 17 )        |
| 詹大权.....     | 钱雁宾 杜定启 ( 24 )    |
| 黄绍兰.....     | 邵登云 ( 28 )        |
| 陈 乾.....     | 李汝舟 ( 36 )        |
| 陈仰瞻(细怪)..... | 邵登云 ( 41 )        |
| 吴进高.....     | 县《体育志》 骆锐锋 ( 48 ) |

## 资 料 选 辑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南宋抗金之罗州城保卫战...             | 顾常德 ( 53 )        |
| 辛巳泣蕲录.....                 | [宋]赵与峕 ( 67 )     |
| 明朱荆王在蕲州建府始末 .....          | ( 106 )           |
| 马朝柱聚义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 117 )           |
| 陈纯粹免庄斗争 .....              | ( 145 )           |
| 蔡旺尔起义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 149 )           |
| 蕲春货币简史 .....               | 县《金融志》编辑室 ( 153 ) |
| · 报刊史料 · 詹大悲与《大江报》事件 ..... | 魏承史 ( 171 )       |
| 感怀二首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胡 风 ( 175 )       |
| 胡风为《蕲春县志》题词.....           | ( 176 )           |
| 黄绍兰(黄朴)书法真迹 .....          | ( 177 )           |
| 黄季刚词一首 .....               | ( 177 )           |

## 诗 文 荟 萃

|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陈细怪《不进学赋》 | ..... | ( 178 ) |
| 何九香联辑     | ..... | ( 180 ) |
| 李时珍补酒     | ..... | ( 182 ) |
| 蕲春芹菜      | ..... | ( 183 ) |
| 茅山螃蟹      | ..... | ( 184 ) |
| 雨湖鲫鱼      | ..... | ( 185 ) |
| 红头湖鲢鱼     | ..... | ( 186 ) |

## 詹大悲先生事略<sup>①</sup>

董必武

詹大悲字质存<sup>②</sup>，湖北蕲春县人也。世居距县治东北二百里之何家冲<sup>③</sup>。至君祖父斗峰公以身为继出，而性质直，见恶于诸兄；君父竹亭先生谨饬自好，为邑附生<sup>④</sup>；父子守正不回，不能安居于故宅，遂迁居毛家垅<sup>⑤</sup>。君生而貌寝，声音发肤异常儿，何家冲人谓君为怪物，以此不甚为家人所喜。祖父独钟爱之，曰：“安知形声异常儿者成就之不异常儿耶！”君未四岁，夏日傍晚未归，家人四出觅君。祖母获之宅后半里许田垅中，问其所事。曰：“吾欲得一蛇以为戏”。至七岁，祖母命竹亭先生授之读。竹亭先生曰：“此子只合持十二斤锄掘荒地，何用读为！”祖父亲携至塾，竹亭先生乃授以《三字经》，教“性本善”之“性”字后，君即指“性相近”、“性乃迁”两“性”字曰：“此均‘性’字也。”竹亭先生大惊异之，所教之字，自能联缀成诵。弱冠，以孤陋寡闻，无所质正，走四十里外访名孝廉陈筱丹<sup>⑥</sup>



先生，始知读书门径。有江西曹秉泰君者，通数学，过君家，授君以算术四法。君经史之余，兼习数理，昕夕研求，夜分不寐。父母恐其伤生，尝倾其灯油以止之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，黄州府开办中学<sup>⑦</sup>，君欲投考，家庭未允供其资斧，而君竟赴府。适考期已过，尚未揭晓；请补试。监督吴兆泰激赏君文，拔置第一。府属学生咸啧啧目君矣。

同学宛思演君<sup>⑧</sup>有禁书数册，君尽窥之，革命之志以立。遂与宛思演、何亚新、方子樵、梅宝玢等组织证人学会，宣传革命。同学入会者甚多，事为监督所闻，将除君名。君亦更思结纳天下英才，遂于光绪三十四年赴武汉，欲于汉口办报，无款不果。闻革命党人胡瑛系武昌狱，典质衣物周恤之，由是得识武汉革命党人。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有时名，君不介而往。汤甚奇君。因论铁路国有事，君颇反对。汤谓：“明达如君，不应反对铁路国有。”君曰：

“国有固当，清有则否。”汤闻言咋舌。君知汤不足与言革命，遂绝之。时清政不纲，内为亲贵所蒙，外受强邻之逼，俊杰豪雄怵于国势之濒<sup>⑨</sup>危，知非推翻索虏，不足以救亡；而推翻统治势力，非有所凭借，亦不易奏效；故先后投入新军。湖北创练新军有年，其中颇多爱国忧时之士：刘家运、季雨霖等

所组织之日知会；潘康时、杨玉鹏等所组织之群治学社，均以革命为帜志，以新军为根据者也。君至武汉时，日知会失败已三年，群治学社虽成立而组织不甚完整<sup>⑩</sup>，旋被破获。君乃团结群治学社同志改组为振武学社；自与宛思演、查光佛、刘尧澂、何海鸣、李抱良、杨玉鹏、李岳崧等于汉口办《商务日报》，为社中宣传机关，时宣统元年也。保皇党杨度力倡以粤汉铁路满有，阴谋督办一席，由湘经汉返京，君与同志谋击之于迎宾馆，未中，而《商务日报》馆被封，并波及振武学社，社中负责同志如新军四十一标之潘康时、杨玉鹏、李抱良、李岳崧等相继亡命，振武学社根本动摇。时王宪章、蒋翊武等于二十九标组织一将校团，亦君所联络之革命机关也。宣统二年，君乃商振武学社同志刘尧澂、张廷辅、王守愚等与将校团合并改组为文学社，于汉口办《大江报》，为社之言论机关，仍由君及宛思演、温楚珩、梅宝玢、何海鸣等主之。经此团结，革命气势大张<sup>⑪</sup>。君言语妙天下，能言人所<sup>⑫</sup>欲言而不敢言者，故《大江报》风行一时。宣统三年，君见清运已终，著一时评，题曰：“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。”<sup>⑬</sup>鄂督瑞澂深忌之，即捕之入狱。军中同志激昂万状，遂伏八月十九日大爆发之根。君在黄州府学时，名培瀚，旋更名瀚，至武汉后，精研内典，忽有所悟，

故于报上论文悉署名大悲，志所信也。清季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而外，有共进会，两团体互通声气。君见新军中革命势力已大，虽身在狱中，仍主张即日举义，共进会之孙武阴沮之，卒至彭楚藩、刘尧澂、杨洪胜三烈士牺牲后，始有八月十九日之首义，仍不出君所逆料也。

义军起，君出狱。武昌军中虽推黎元洪为都督、汤化龙主民政，二人均不知革命为何物。扰攘二日，迄未定攻守计，阳、夏一衣带水，亦未遣一卒。君会商蒋翊武、张廷辅、蔡济民、王宪章、吴醒汉诸将领，仓卒率兵二连与蔡济民渡汉，成立军政分府于汉口；分遣宋锡全收抚汉阳；召集商民团体晓以大义，使组织保卫团，分段维持秩序，市廛安堵，商民大悦；派员赴各领事署，告革命之故，卒得各国承认为交战团体；派吴暘谷、任质存等赴川、湘、赣、皖，促举义师。清第八镇统制张彪尚率兵一营驻刘家庙，与河南清兵会合犯汉，君击走之。荫昌、段祺瑞等率冯国璋之兵——所谓北洋劲旅也——来犯，而武昌都督府者纷扰如故，不能为君助；君力为防守，以唐栖之已负荆宜之责，乃派阙龙、蔡达夫、章裕昆等规复襄枣，威胁京汉路。驻汉德领阴以军实助荫昌、冯国璋军，君严重抗议。君以新附孤军当清廷水陆久经训练之众，虽躬冒弹雨，身先士卒，

终以众寡悬殊，无法支柱。冯国璋纵火焚烧汉口，君返军政分府时，职员已避乱星散，君欲以身殉。李文甫劝君速行，君瞑目不答。流弹已毁屋瓦，左右负之渡襄河，至汉阳，商王宪章赴湘；自赴九江请援，并报告黄兴，期其坚守汉阳，盖黄方任总司令，而湘、赣均已举义也。君抵九江，商马毓宝派李烈钧率兵援鄂。旋闻吴锡谷在安庆为乱军所杀，痛晕仆地。乃赴沪，适胡瑛奉政府都督山东，坚约君往助，君遂赴烟台。

南北和议告成，君认为妥协为失计，以国人苟负<sup>④</sup>共和之名，避免牺牲之实，授政权于反革命派，无异授贼以刃。乃筹办《亚东日报》，冀以唤醒愚蒙，费绌，未及出版而罢。和议成后，党中欲于议会与袁世凯抗。君谓“选举纵全获胜，亦不如练精兵三万监视之为有力”，宋渔父深韪其言，卒以党议已定，君亦不便固执己见也。民国二年春，回鄂参与选举，以得票最多数当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；党鄂支部推君为议长候选人。先是革命后之选举，各地国民党员较易当选。投机政客，纷纷入党，选举获雋，遽然变节。黎元洪又以重金助反对党，议长遂为反对党所获。君任党中汉口交通部长，与川、湘、豫、皖、赣诸党部联络。以黎只知服从袁氏，密与王宪章、杨玉鹏等谋控制之，宋渔父遇刺于沪，

袁世凯大借款已成。君知党与袁决无两立之理，集合各方同志悉心筹划。乃南湖马队首受摧残，时倚方、何子舆、宁调元等先后殉义，王华国所率之第二师被解散，蒋翊武、李达武等运动湘军无结果，王宪章、潘康时、曹振武、章裕昆、丁仁杰、夏述唐、郑曜午等分任鄂西、鄂北、豫南军事，均无成就，而黎元洪亦肆无忌惮，封闭国民党汉口交通部，请议会除君名，悬重赏派密探缉君，君卒与蔡济民、吴醒汉、潘康时、王华国、丁仁杰等分赴湖口、安庆助义。湖口失守，又赴南京与王宪章、王守愚、朱澄宇、曹振武、何海鸣等死守孤城。冯国璋、张勋水陆围攻，相持匝月，以援尽粮绝不支，遂结癸丑讨袁赣宁诸役悲壮之局。

民国三年春，总理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，以誓约问题，党中发生纷议。君偕王宪章赴日，如约登记，奉命返沪。冯国璋遣密探伪与君等商革命事，诱君登车。君察其形色有异，阴以肘撞车门，门辟仆地，以是得免。而王宪章被诱至宁死矣。冯又遣曾充省议会联合会议长王树臣要君，别伪构造湖北省官票名以相陷，约会于徐园。曹振武先生被逮；君乃走日本。旋返沪，袁世凯嗾暗探刺君，未遂，伤君从人范老么。袁必欲得君而甘心，君寓左近，密探如毛，避之温楚珩寓中，卒与温同被捕。美领

以君国事犯，不能引渡，而袁、冯所构之刑事案人证俱虚，胡乱判处西狱。袁世凯死，上海各团体迎君出狱。时省议会恢复，内务部规定：“凡以国事除名者，一律无效。”湖北省议会全体决议欢迎君及赵鹏飞、梁钟汉出席，赵、梁亦系黎元洪以乱党名义咨请除名者也。会议长辞职，举行补选，君得票过半数当选。王占元忌之，对君等议员资格持异议，而阴使候补议员杜瑞寿、丁荣学、戴抚夏等出席。君甚不欲为无谓之争执，不复列席。议长亦未再补选。中华革命党成立后，鄂省未设支部，君乃与议会左倾分子结合，组织一政治商榷会，而自赴北方联络，周历京、津、辽、沈。会督军团造反，逼黎元洪解散国会，君返沪，与何成浚、蔡济民、潘康时等谋护法。民国六年之荆州独立，何成浚所策划者为多。何成浚赴荆州后，君亦赴汉谋响应，与孔庚、潘正道、王守愚等联络北洋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之通电停战，即君等示之意也。王占元初欲捕君等，继与吴佩孚不睦，又嘱何佩溶、孙传芳联君及孔庚，君等峻拒之。时南北议和之说又盛，总理因南方改组军政府，亦离开广州，君之护法无结果，乃商潘正道、王守愚、宋澄宇等赴川为后图。

世界大战告终，人类之创伤绝巨，痛定思痛，不能不对军国主义怀疑。学人志士之所提倡，农工小

民之所呼吁，均有向别一方角演进之趋势<sup>⑤</sup>，虽以列强互斗，致人类所希望之一线曙光，为巨灵所遮断，然世界思潮，确非战前所可同日而语矣。我国虽文化落后，受此世界潮流之激荡，亦焉能袭故蹈常？所谓新文化运动者遂如种出土，凡旧日之习惯、道德、思想、礼教、制度、文物，莫不有所批评。君与张国恩、李汉俊、董用威等观览各种新出版物，研究社会问题，益信中国革命必能成功；而革命之成功，必有待于新兴势力之参与，欲尽力于新文化，仍拟在汉口办报，定名为《汉口新报》。君携章程赴闽粤招股，因夏述唐遇害于福州，股款未聚，报事遂停。

民国九年冬，总理返粤，君任大本营宣传员。十年夏，与彭介石奉命赴川，商刘湘会同湘军援鄂。时潘正道等已与刘有成议，君等至，遂出兵。潘正道任鄂西总司令，君随营策划。宜昌之役，亲赴前线。川军之攻宜昌者为第二军，肃清南岸者为第一军。一、二军极不相能，二军攻宜不下。吴佩孚败湘军后，又亲率水陆军至宜昌防守。君夜渡江走四十里，说南岸一军分兵过北路助战。川军卒以孤军无援，退守施南，君赴桂林复命。陈炯明叛变，君随总理回师讨之。白鹅潭之役，总理危居兵舰，君亦随侍。后许崇智自闽举兵讨陈，君赴泉州与何成

浚商战略。是时总理虽于广州任大元帅，陈炯明负固东江，联络琼崖邓本殷等跳梁于外，滇桂军骄兵悍将跋扈于内，以总理之精诚，若辈毫无感化。君曰：“革命若不置基础于大多数痛苦民众，徒为军阀造机会而已。”总理深然之。

民国十三年一月，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，君以湖北代表列席。总理所定联俄、容共、扶助农工<sup>⑩</sup>三大政策，一部分守旧党员，颇多反对；君以总理政策适合革命需要，力<sup>⑪</sup>赞成之。总理北上，君仍留大本营任宣传员，逮闻总理逝世，悲痛万分之余，益感责任重大，平定东江，讨伐刘、杨，君视力之所及，奔走不辍<sup>⑫</sup>。第二次东征，国民政府命君赴江西与方本仁商截击陈林溃兵事。方初颇疑惧，君详加解释，方始释然，江西遂成为广东东北之一缓冲省。国民政府任君为刑事审判委员，君以不谙法律请改为参事。十三年改组后，湖北省及汉口特别市党部相继成立，因处军阀压迫之下，报告中央文件时被扣留，后由君转达，中央与武汉关系始渐密切。

民国十五年一月，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，君亦代表之一。大会政治报告决议案，君所起草也。君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。第一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后，国民政府命君为驻上海代表，与各



方接洽。五月，广州开第二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，讨论整理党务案，当时有思乘机推翻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者，中央委员或则愤不列席，或则不便发言，君独侃侃直陈，无所回避，决议案多出君之修正，甚至有反于提案人所预期者。北伐誓师后，君以要方本仁收抚江西事赴沪，方已免职居沪也。旋偕方返粤，即赴长沙。君于途中受暑，闻总攻令下，力疾从军，赶趋前线。围攻武昌时，君常在火线中出入也。汉口下后，代表总司令慰问汉口人民。中央任君武汉政治分会委员。政治分会为党中地方最高机关，决议关于党务、军民、财政诸大计划。邓演达任政务委员会主任，陈公博任财政委员会主任，均以君熟悉地方情形，事无大小咸与商酌，君亦竭力赞助之。两委员会任君为清理湖北官钱产业委员会主任、象鼻山铁矿局局长。君之清理湖北官钱局产业也，理契约，清积欠，设委员会以保管约据。君之经营象鼻山铁矿也。时方对东南作战，营业未充，然汰冗员、节糜费、禁抛砂，廓清以前积弊。君之任建设科长也。首拆毁武昌城以为新武昌市张本；设立航政局，维持武汉交通，检查沿江船舶；最要者为设立水利局，规划全省堤工。民国十五年，湖北大水<sup>①</sup>，官堤民堤<sup>②</sup>十有九溃，报水灾者三十余县。水患之后，继以兵荒，民堤亦无力修复。财